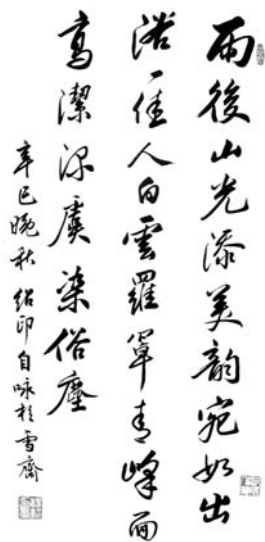


4

幽書法一默

幽書法一默





圖一 楊紹印「雨後山光添美韻，宛如出浴一佳人；白雲羅罩青峰面，高潔深虞染俗塵。辛巳晚秋 紹印自詠於雪齋」

一位住加拿大溫哥華的讀者打電話給我，希望藉回台探親時作一短期的書法研習，她說：「沒想到有人能把書法文章寫得這麼輕鬆有趣……。」言下之意，她似乎很少遇到有幽默感的書法家。

其實書法家也是人，當然也有幽默感，差別在於他們表現出來的多寡而已，有人專幽默別人，有人幽默自己，有人老是被幽默，有人則是「幽書法一默」。

某日，「清晨」接到了從桃園地區打來的電話：

「唉呀！真是笑死甯（人）啦！」

電話那一頭傳來了前輩書家楊紹印的聲音，語氣略帶誇張。前一天我因為工作忙睡得晚，才覺得闔眼不久，電話就響起來了。原來是楊老這兩天身體不適，在家讀書靜養，剛巧看到我的某篇胡說八道文章，被逗得哈哈大笑，心情好到以至於忘了民國幾年和時間早晚，順手就打了個電話想來跟我「幽默」一番。電話中他用濃濃的山東口音笑著說：「讀瞭（了）膩（你）的文章，窩（我）的餅（病）好瞭（了）大半。」我聽了不禁哈哈大笑，睡蟲一掃而光。

楊紹印先生於書法方面出道甚早，見多識廣（圖一）。今年雖然已過八十歲（西元1926—），難得他仍持有一分率真和幽默感，他將一些平日寫文章喜歡歌功頌德拍馬屁者，稱之為「巴掌部隊」¹，而對長於鑽營作秀，巧奪名利的某些書者則取名為「書法運動家」，不但幽默而且傳神。

認識的書家當中，富幽默感的還有幾個，如張光賓、王仁鈞、黃篤生、蘇天賜、李貞吉、施永華……等等，這些人書法不但寫得

1 「巴掌部隊」，見拙著《書法家愛笨鳥》楊紹印序文。

好，幽默功夫也都是一流的。尤其是已故的好友，基隆書家陳岱榮先生，堪稱箇中翹楚，他那爽朗的笑聲至今依然令我懷念不已。

「閒人書家」黃篤生於平日生活中即語多詼諧，他把「養天地正氣，法古今完人」改裝成「養天地喜氣，法古今閒人」（圖二），堪稱「幽書法一默」的一大傑作。而我認為他的「不亦快齋」茶藝館的開幕，更是他個人幽默功夫的巔峰之作。他早年曾經投資數百萬元在台北市仁愛路開了一家茶藝館，不過開幕未久，隨即宣告「終止」，前後大約不到三個月，結束之快正如其館名「不亦快哉（齋）」。對不起，應該稱之為「畫廊」才對，有一回我在文章中提到了「不亦快齋」，把它稱呼為「茶藝館」，我們這位「開心山人」就很不開心的當面向我鄭重提出了抗議：「不是『茶藝館』啦，是『畫廊』。」因為他認為開畫廊比較有水準多了。

張光老也是「幽默家族」

「張爺爺」張光賓教授，也是「幽默家族」的先輩，先不說別的，單是見他戴著「扁帽」眯起眼睛瞧著你的笑容，不用開口，本尊就是一個幽默。

「傳聞中」的光老是「PLP」（怕老婆）俱樂部的會員，有人還「親眼」看見光老「立正站好」聽老婆「訓話半天」的模樣，不過光老對此傳聞總是笑謎謎



圖二 黃篤生作品「養天地喜氣；法古今閒人。」

的，從不否認也不辯駁，頗有古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「怕老婆」之風範。

張光老二〇〇二年曾為陳奇祿先生的老家「將軍鄉」寫了一幅「青菜」對聯曰：「豆乾落花生青菜，牛蒡胡蘿蔔凍蒜。」（圖三）

邊款是：豆干落花生，金聖嘆²以為素火腿是下酒的美食，再佐以青菜，自然清心健爽，馬馬虎虎，萬事順暢。牛蒡胡蘿蔔又為將軍鄉盛產。退隱生活，一切歸於平淡，讀書問道，涵養天性，其樂融融遠勝凍蒜，一笑。

以清朝的幽默大家金聖嘆臨刑前自嘲之語句比喻美味，「凍蒜」兩字則另有他指，遣詞用句之鮮，前所未見，也算幽了書法一默。

另外，從他平日告訴我的一些幽默語句中，我整理出三件光老的「私房」遊戲詩作，在徵求他同意後，在此發表給大家「奇文共賞」：

- 一、「國泰民安邊國論；風調雨順土石流。」
- 二、「乾坤艮震，嘿！嘿！嘿！；趙錢孫李，衝！衝！衝！」
- 三、「船過水無痕；車馳彈留衣。」

「邊國論」、「土石流」、「嘿！嘿！嘿」、「衝！衝！衝」、「彈留衣」這些政治語言，凡台灣的民眾見了都會來一個會心的微笑吧？



圖三 張光賓作品「豆乾落花生青菜，牛蒡胡蘿蔔凍蒜。」

2 金聖嘆（西元1608—1661），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學批評家，性幽默。因反革命而獲死罪，臨刑前不改其幽默，對監斬官低聲道：「花生與豆乾一起嚼有牛肉味。若家貧買不起牛肉，可以此法暫解饑癆。此乃我祖傳祕方，萬囑，萬囑。」言畢，慷慨就義。

張教授自稱生平從沒有正式收過學生，但是進出他的畫室自稱是「學生」的卻很多，不過張教授肚量大，也沒有「分別心」，因此幾乎是來者不拒，堪稱現代書壇之「廣大教化主」。最近，高齡九十一的張教授（1917—）視力遽退，有閱讀上的困難。結果這一期的《安廬藝文2》出版後，「廬主」馬志遠兄很貼心地特別放大製作了一份同一般報紙大小的《安廬藝文2擴大版》，僅供光老一人專用，張教授人緣之佳可見一斑。

令我感動的是，光老眼力雖不佳，我寫的文章他倒都是篇篇讀過，連「一個錯字」都不放過。偶爾在展覽場合遇上了，都會給我一些指正，如我早期寫有關鮮于樞的「膽、膽、膽」的時候，他就說我引用的是舊資料，生歿年不正確。光老是國內研究鮮于樞的專家，我當然是二話不說馬上就改。最近敝人有一篇《不要相信瘦皮猴廚師的手藝》中「衡雲山人」的「衡」以及《安得獎座千萬項，大賚天下書家盡歡顏》一文中「抓揪」的「揪」字，他也告訴我說有問題，要我再查查，我查後果然有錯，一個是「鬪」，一個應該是「橫」。

幽默的古代書法家

自古以來書法家富幽默感的其實為數也不少，首屈一指的人物當然就是三國時代人稱「百代笑話鼻祖」的邯鄲淳³。他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寫出了《笑林》，不但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笑話集，也

3 邯鄲淳又名邯鄲竺，字子叔，潁川昆陽人。三國時期魏國的書家、文學家，生卒年待考。博學有才華，又善蒼雅蟲篆、許氏字指。曾得曹操器重。魏黃初（222）中，官為博士、給事中。

開古代幽默風氣之先。唐張懷瓘《書斷》卷中說邯鄲淳：「八體悉工，師於曹喜，尤精古文、大篆、八分、隸書。」他不但是書法家也是文學家，在當時深受曹操父子的器重。

曾被齊太祖蕭道成指為「此人不可無一，不可有二」的齊左史張融（西元444—497）才華縱橫，也是個幽默大家。他草書寫得很好，但就是愛自誇。《南史》記載：「融善草書，常自美其能。」

張融和齊太祖在書法史上關於書風個性，有一番很「經典」的對話：

融善草書，常自美其能。帝曰：「卿書殊有骨力，但恨無二王法。」答曰：「非恨臣無二王法，亦恨二王無臣法」⁴。

我認識一位小姐，走在路上常有人讚美說她長得像影星蕭薔，她的反應是：「我幹嘛要像蕭薔？你們為什麼不說蕭薔像我呢？」我不禁讚她很有「骨氣」，可謂現代之張融。結果她喜孜孜地追問我：「張融是誰？她長得漂不漂亮？那裡人？是古代的美女嗎？……」我當場就被這位大美人打敗，不知道該如何回答。

張融有許多的機智和幽默記載散見《南史》、《談藪》等古書，且舉一例：

「太祖嘗面許融為司徒長史，敕竟不出。融乘一馬甚瘦，太祖曰：『卿馬何瘦，給粟多少。』融曰：『日給一石。』帝曰：『何瘦如此。』融曰：『臣許而不與。』明日，即除司徒長史。——《談藪》

我譯成白話大意是：齊太祖（高帝）蕭道成曾經當面答應授任張融為司徒長史，然而實際命令卻一直沒有下達。張融故意騎著一

4 見南史卷三十二列傳第二十二。

匹瘦巴巴的馬匹上下朝，太祖看見了就問張融：「你的這匹馬怎麼瘦成這副德行，你一天究竟給它吃多少粟食？」張融回答說：「我每天餵它一石粟食。」太祖問：「那為什麼還這麼瘦呢？」張融說：「我雖然答應每天餵它一石粟食，可是實際上卻不給它。」第二天，太祖立即任命張融為司徒長史。

至於宋朝的「蘇、蔡、米、黃」四大家，除了蔡襄看不出有什麼幽默感外，蘇東坡、黃山谷、米芾三人可都是高段的幽默大師，但他們的幽默事跡在一般坊間書籍描述甚多，在此就略過不提。

「斯冰之後直至小生」

以「斯冰之後直至小生」一句「狂語」大受後代矚目的明朝李東陽（李西涯），也是幽默家族之一，《太平廣記》、《七修類稿》、《雅謔》等書都有許多關於他的記載。《懷素自敘帖》引首「藏真自序」四個篆字就是出自李東陽之筆（圖四）。

李東陽（西元1447-1516）自小就以神童著稱，因此受到明英宗的召見，當時李東陽僅是個七歲大的小娃兒。謁見的時候，由於皇宮殿堂的門檻很高，李東陽個子太小跨不過去，皇帝見到了，當場



圖四 李東陽書《懷素自敘帖》的引首「藏真自序」



圖五 吳敬恆「刻石山定古，暴書日正高。」

就出了一個對子考考他：「神童足短。」李東陽毫無所懼地回答說：「天子門高。」看得出來此人從小就機靈得很，而且有「馬屁天分」。

李東陽和當時的經學家陳師召兩人是好朋友，但陳師召是個糊裡糊塗的老實人物，因此常遭李東陽的戲耍。陳師召的迷糊程度，古今少見，幾達「痴呆」境界。《雅謔》中有李東陽戲弄陳師召的故事：一天陳師召下朝，想去見李東陽，在路上對趕車的僕人說：「送我去李東陽家裏。」但是僕人沒聽清楚，還是把他送回了自己的家。陳師召一進門，以為就是李東陽家，進到屋裏看了看，說：「和我家裏一個樣子嘛。」又看到了牆上的畫，說：「我家的畫怎麼跑到他家裡來了？」一會有家人出來伺候他，他斥責說：「你怎麼跑到別人家裏來了？」僕人說：「這裡就是老爺的家呀。」他才醒悟過來。

《雅謔》另外還有李東陽戲弄陳師召的故事：

有一回兩人在一塊兒玩擲骰子，李西涯（東陽）看

見擲下的骰子正面是『么』，就故作神祕地對陳師召說：「我猜骰子『么』的底面一定是『六』。」翻開一看，果然底面就是六。這樣連續好幾次，李西涯都猜得準確無誤。陳師召這個呆子就非常驚奇而佩服，逢人就讚說：「李西涯真是個天才。」有人就告訴他說：「骰子上面是『么』，底面當然就是六，東西本來就是這樣，有什麼好神奇的呢？」陳師召說：「如果是這樣，我也一樣可以猜得很準了。」於是又回頭再去找李西涯。

李西涯早就料到陳師召一定會再來，他就另準備了一個骰子，先把各面的數字弄亂。陳師召按照人家告訴他的「上么下六」的定數接連猜了好幾次，結果一次也沒有猜中。他讚歎李西涯說：「您真神啊！我就知道您不會欺騙我的。」

幽默的近代書法家

民國以來富幽默感的書家，也可以找到幾個例子：

一、老王八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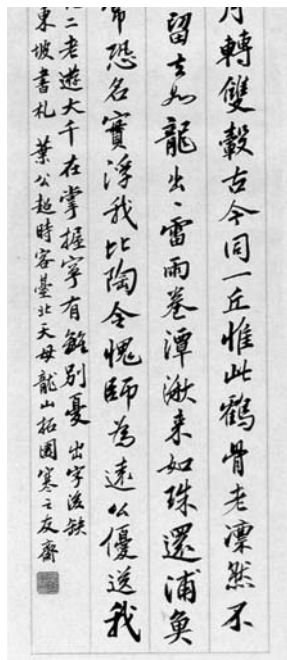
黨國大老也是名書家的吳敬恆（稚暉）（西元1866-1953）（圖五），向以幽默著稱，民國三年「讀音統一會」在北京開會，網羅了音韻、文字、語言各方面的專家，大家推吳稚暉為議長，王照為副議長。

吳主張採用「注音字母」，王照則是反對，兩人爭辯甚久，最後王照辯不過，動了氣就開始罵人：「老王八蛋，只知道嘻皮笑臉，胡說八道，何嘗懂得什麼是注音字……」

一時會場裡的人士都愕然不已，沒料到王照如此沒風度。吳稚暉卻笑嘻嘻的說：「唉呀！你別氣昏了，弄錯了吧？敝姓吳呀！姓王的不是我！」⁵

二、葉公超的爸爸：

葉公超（西元1904-1981）先生（圖六）曾歷經十二年的外交官、駐美大使生涯。他對中國文化了解的透徹及藝術素養的豐



圖六 葉公超《東坡書札》

5 趙淑敏《吳稚暉傳》。



圖七 謝宗安作品「作書無特色，飲酒有豪情。」

富，是一般部長級少有的，個性真摯而玩世不在乎，不似一般政治人物。據說在先總統蔣公前面敢說「不」字的，也只有這位廣佬。有一天他打電話到《英文中國郵報》去找他們的社長余夢燕，余是一位有名的女報人，和葉很熟。葉打通電話後就問說：

「請問余夢燕小姐在嗎？」

「余夢燕不在，你是誰？」

葉：「我是葉公超。」

由於當時葉公超名氣很大，這位接電話的老鄉以為有人在開他的玩笑，就很高興的回答說：

「你要真是葉公超，那我就是葉公超的爸爸。」

葉：「那麼『爸爸』，請你告訴我余夢燕在那裡好嗎？」

不論幽默或雅量，這裡的葉公超表現都是一等一的。

三、作書無特色，飲酒有豪情：

先師三石老人謝宗安與金石名家王壯為，兩人生前交情很好，酒量俱佳，尤其兩人聚在一起把酒言歡之際，諧趣橫生，一旁「陪酒」的弟子們莫不莞爾。這裡敝人姑且以「幽默與調侃齊飛，好酒同醉顏一色」來形容當時場面之熱。謝老有一得意之飲酒自嘲詩：「作書無特色，飲酒有豪情」（圖七）。

王壯老幽默文字當然也不少，但我個人特別喜歡他的一件「雞年猴命」篆刻作品（圖八）：印面上刻有一隻雞和一隻猴子，光是造形看了就足以令人發噱。我曾以此請教王壯為先生的高徒黃子碧學長，子碧解釋說：王老師生日是元月七日，就農曆而言還是屬猴，但以國曆計算則是屬雞，因此有「雞年猴命」之說。每次看到那隻

雞「一本正經」、「呆若木雞」，而猴子托著下巴「裝可愛」似乎是對著鏡頭擺「pose」（姿勢）的樣子，就讓我忍不住笑意。

幽書法一默

當然，古往今來之幽默書家不計其數，因本篇文章有限，無法細述，就此打住。

醉心書道之餘，個人從事幽默文學寫作，算算也超過十五年了，因此結交了一些理念投合、性情相近的好友。許多人雖是素昧平生，卻以書信、電話相聯絡或於見面之際主動前來打招呼，暢談書藝，我想這都應該歸功於「幽默」所引起的共鳴吧。最近讀到當代名書畫收藏家潘亦孚先生⁶所寫的《飯餘的功課》書中的〈文人的風範〉提到關於藝術與幽默的一段話，也給了我相當大的鼓舞，大有一種「幽默所見略同」之感。他說：

「幽默、詼諧與天真這種氣質是天然的，這種氣質的具備與否，對於藝術家來講是何等重要，這幾乎成了能否進入大匠之門的關卡。這種氣質會給藝術家本人及周邊的人帶來不少生活情趣和歡愉。」

因此，幽默之為用大矣，凡有識、有志的書法愛好人士，盍興乎來！閒來無事，何不也幽人、幽己、幽書法一默乎！



圖八 王壯為篆刻作品
「雞年猴命」2.7×
2.3×2.8cm 1986

6 潘亦孚（西元1950—）旅法華人，著名之文物字畫收藏家、作家。